

國不於八至氣異一島夷誌

朋黨

萬曆甲午順天

問子言之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夫爭黨非古也其叔世之風乎為人臣而至于爭且黨豈國家所宜有請徵往事甘陵分部浸淫而成鈞黨之禍牛李構隙煽以十六子清流之變慘焉洛蜀之釁開蔓延無寧歲而國步從之說者謂漢黨多君子唐黨多小人宋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而竟為小人毆也不知孰為君子孰為小人顛末可具陳與方今聖明在御忠蓋滿朝大小臣工師師濟濟萬無朋黨之慮間者意見少異畛域遂分不無稍陵諍也深計之臣總然以和衷為請誠有遠心而戾氣未盡消雅道未盡回葉咎安在夫使在事者公且明其疇為黨而言事者平且寔疇得而指為黨茲欲耦俱無頗交當乃心遵何道而可

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曰君子進小人退則治君子退小人進則亂君子何以不常進曰小人勝也小人何以不

朋黨一

朋黨一

一

1594

鉤而竊國以道而爲盜則深之深者矣而深之深者恒有所比焉以自固此黨之所由起也夫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爲黨者其志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爲黨者其味既同其艱自堅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鄰可襲其叢可借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揆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鬼相在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聚如蠅其噬可及也總之皆不能公其心于天下而以已與之也請借前事爲喻漢之有黨也始於甘陵二部兩家

賓客互相詆訾於汝南南陽以法自喜成于顧厨俊及諸賢議論相高公卿畏避而其究不足以供侯覽輩節之一逞是君子欲勝而卒不勝也夫小人何厭之有諸君子以其類與國事爲注也則何益矣彼所謂善善同清惡惡同汗者不可易也顧以同生憎以憎構爭以爭取敗則臣之爲禍也是所謂凡龍之悔者也唐之有黨也始則臣相煽繼則牛李相擊而終則訓注以國事微幸不足以塞清流之淵是小人曹起通攻兩敗之道也夫臣文訓注無論已牛李身爲大臣以功名顯而惡惡然權相傾也智相軋也致使人主難干河朔之賊

國事何賴焉彼所謂正人以邪爲邪邪人亦以正爲邪者不可易也顧正邪邪是是非非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孰從而正之是所謂玄黃之傷者也宋之有黨也眉山洛陽意見偶異互相陵誶始以君子或君子而卒之元祐元符或五十餘人或百十餘人欲勒之碑或榜之朝堂或禁錮其子孫是諸君子以身爲膏而爲小人消也以身爲鏹而屬小人腹也彼所謂今以前爲黨後以今爲黨者不可易也夫前之所是後之所非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悠悠之議迄與國步相終始則諸君子之自闕于墻也是所謂困於漢教者也嗟乎使漢之黨人而

皆爲郭林宗申屠蟠也則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移矣使唐之黨人皆爲李深之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不出而唐社不屋矣使宋之黨人皆如呂大防范祖禹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鼎不南矣奈之何君子不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勸階至今爲棟黨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足惜也如國事何今天下聖明在御忠盡滿朝內無節覽之外無佞文之孽大臣無牛李之卻小臣無訓注之誕賢者無洛蜀之累而不賢者無京貫之毒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相郢越也論迹則真履難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剖也

水火之形已見左右之祖漸成宜乎執事之有深谷也
爲今之策愚以爲上之宅心宜公而下之持論宜平也
愚以爲上之濟事欲明而下之覈事欲實也上不公則
下不服下不平則上不服以不公之心筭不平之口則
愈防而愈潰而黨自上生以不平之論程不公之事則
愈煩而愈支而黨自下生以不明之斷格不寔之說則
欲制其下而下愈不可制而黨自上生以不寔之心眩
不明之聽則欲罔其上而上愈不可罔而黨自下生夫
衆寔有耳不可塗也衆寔有目不可障也我游意于法
之外卽欲庇一人視一人衆不與也我爲憲于法之內

卽欲寢一事與一事衆不與也則君子備責而小人因
之以爲招因之以爲罔何以祛黨自我樹也我不爲叢
將誰藉乎我不爲鶴將誰射乎故上貴公也上誠公而
下不可爲黨也事無全是亦無全非論宜平也入有大
德亦有小過有顯類亦有微長論人宜平也吾欲摘其
瑕併其瑜而掩之而人且不信其瑕吾欲揚其姪併其
姪而美之而人且不信其姪人不信則君子相疑而小
人因之爲勵階因之爲怨府雖欲爲黨理不勝也繩不
能直而在木可斲斧準不能夷而高科可削乎故下貴
平也下誠平而上不得謂黨也偏視生奸視非一目偏

聽成亂聽非一耳一事未與而或謂之旋卽起之或沮

之旋卽寢之是見事不定也一人未用而驟言至旋卽

錄之毀言至旋卽罷之是見人不定也見不定則我不

敢持而君子因之以立名小人因之以而利何以歎黨

自我固也我知其爲而誰得誑之以爲虎我知其爲蛇

誰得誑之以爲神故上貴明也上誠明而下不可爲黨

也實見得是勿務矯之以非實見得非勿務矯之以是

未見其人卽雌黃其人未知其事卽讚毀其事將誰與

我可以爲名人皆喋喋不可爲名人皆墨墨將誰與我

人不與則我有愧心而君子因之以誅寔小人因之以

構虛雖欲爲黨數不勝也我且爲璞而人謂我朴乎我

且爲昂而人謂我厲乎故下眞寔也下誠寔而上不得

謂黨也約而論之黨之跡不在上而在下黨之名不起

下而起于上上之人毋務勝之而思以已之下之人毋

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跡方之于漢吾不願今日有俊顧

厨及何也有俊顧厨及則必有節覽俊顧厨及可言節

覽不可言也方之于唐吾不願今日有牛李吾不願全

日有訓注何也爲牛李則必爲訓注清流可濁濁流不

可復清也方之于宋吾恐今日未必如眉山而黨于蜀

未必如洛陽而黨于洛未必爲祥符之君子而釀成元

佑之小人何也君子未必真小人未可知也嗚呼真知
 其賢何必已之同真知其賢何必已之不同真知其不
 賢何必已之異真知其不賢何必已之不異真有當乎
 人心何必為名何必不為名真有益于國家安知其利
 安知其不利真知其為是何必一人是之天下是之真
 知其為非何必一人非之天下非之蓋在易曰朋三得
 尚于中行則不為黨之說也曰澹其羣則使人不為黨
 之說也然愚以為有同人于野之心而後朋可三有顯
 比之道而後羣可澹愚不勝漆室之憂敢以易之四言
 為今日獻

災異

萬曆甲午順天

問古稱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乃漢儒言
 事應求儒不言情事應其指孰當漢儒志五行所為
 鑿得失別善敗者卒然備矣如盡謂無當仁論洪
 範即周官保章氏與易說卦皆非歟而天變盡歸
 之氣數歟乃春秋不書事應抑又何也蓋曼待陳
 象於六符弱翁表易於四職少君徵詩於五際彼
 去古未遠必有承也宋儒故言人不言天乃太極
 經世兩書又何說歟夫古驗家其數難明其義難
 曉要於妨規警德弗可廢也我 皇上席熙洽之
 運衰膺 乾顧方內晏寧比者天風地血雷震星
 涕火孽河溢毛羽為妖此亦同宣側身帝堯微子
 時也語有之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
 有驗於今諸士其為我深揆天人之應參之往古
 樵之今日并陳所以格 天銷穢之道執事者將
 藉以 問

古今言天人之際有操必然之說者有操不必然之說